

新刻劍嘯閣批評東漢演義卷之五

赤眉鄭其扶盆子

却說赤眉樊崇等西入長安至鄭進謂劉盆子兄劉恭曰更始荒亂政令不行故使將軍得至於此今將軍擁百萬之衆西向帝城而無稱號名爲群賊不可以久不如立宗室挾義誅伐以此號令誰敢不服遂令衆將於鄭其高設壇塲選日立帝六月三日衆將擁護盆子上壇南面而坐文武皆唱山呼時盆子年十五歲原在軍中主家牧羊被髮徒跣敝赭汗今見百官拜舞心懼恐怕欲啼兄劉茂謂曰陛下休驚此乃天之當分爲萬民之主何故憂懼卽與

東漢演義評 卷五

總髻半頭赤幘乘軒車駕大馬四圍絳帳遮護退居閒室

猶從牧兒遊戲崇雖起勇力而爲衆將所宗然不知書理

難任相位時徐宣乃故縣人也原爲獄吏能通易經共推

宣爲丞相崇爲御史大夫逢安爲左大司馬謝祿爲右大

司馬文武群臣各封贈訖却說鄧禹領蕭王之命自箕關

將入河東河東都尉守關不開禹攻十日破之獲其輜重

千餘乘進圍安邑數月之久未能攻下更始大將軍樊參

聞知禹圍安邑乃引大軍五萬入度太陽攻禹人報知鄧

禹禹曰狼野小賊安敢犯大卽遣諸將分兵對陣樊參出

馬謂禹曰更始未有負汝何得唆反劉秀爲帝今又起軍

侵犯吾境欲盡乎禹曰本晉大事者劉秀兄弟東蕩西除破滅奸賊於亂世中創成基業讓彼爲君今更始荒政不理故使汝等賊心日熾申合赤眉假立盆子爲帝欲奪漢室江山今再不斬汝等更待何時樊參大怒躍馬提刀直取鄧禹急率諸將出陣兩邊混戰金鼓齊鳴樊參敗走禹率兵趕至解南衆將四圍擊殺大破之斬參首于地敗卒各逃禹遂收軍下寨却說更始知赤眉立劉盆子於鄭使定國公王匡陳牧成丹趙萌屯新豐李軍共兵五十萬衆往鄭攻伐時張昂廖湛胡殷申屠健等與御史大夫隗囂議曰今赤眉扶立盆子爲君將雄兵勇吾更始勢敗難

復支持又且累行不仁之事荒政虐民吾等早思長計莫待後悔無及可於立秋之日乘其祭社未備吾等劫殺更

見之昏也

始會合赤眉兵入長安共佐盆子則不失乎功名之望又

且爲於子孫長久之計也大夫若何隗囂大喜曰吾亦有

是意但未會公等約議不敢決行正話間忽侍中劉能卿

知覺卽往前殿告知更始更始聞言大驚歎曰恨自不識

奸佞久容賊子唆謀疾害忠良之將而今日果俟釁起言

罷退殿託病不出至次日天曉召張昂等欲盡殺之昂等

皆入問疾惟隗囂不至更始狐疑謂衆曰吾召汝等必有

事幹何隗囂不至張昂答曰陛下少怒隗囂隨後卽至更

始

始曰汝等四人且於外殿聽候待齊同入朕有事付四人
遂退張昂廖湛胡殷見更始言異疑恐有變卽突出殿外
而去獨申屠徙在內更始知急傳令將徙斬首徙告曰小
臣無罪陛下何故變心致臣於死更始曰朕無負汝可與
衆謀造叛不容再說令武士推出斬訖却說張昂廖湛胡
殷三人勒兵叫叛劫掠東西財庫至晚舉火燒門入戰於
宮中更始大敗明且令安車騎百乘將妻子載上東奔趙
萌新豐而去更始復疑王匡陳牧成丹與張昂等同謀乃
傳旨召入陳牧成丹隨召至殿更始令將擒下二人並皆
斬之王匡知懼將兵入長安與張昂等合擊更始更始急
收軍徙居長信宮

帝敕關西拜鄧臣

却說鄧禹於關西解城陞帳獨坐忽帝使使者持節至令
人報知鄧禹鄧禹急出迎接至衙內安排香燭整筵聽宣

策曰

制詔前將軍鄧禹深執忠孝與朕謀謨運籌於帷幄之
中決勝於千里之外孔子曰自吾有回門人日親正此
謂也今朕有將軍山河且復自與將軍野王分別掠服

寇軍。再至于鄧。諸將不特逼請。是六月己未不得已而
卽帝位也。向託將軍西伐。歷苦勤勞。斬將破軍。山西平
服。功名已著。德譽已垂。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
敬敷五教。在寬今遣奉工都尉授印綬。封爲鄴侯。食邑
時○年○一○十○四○而○受
侯○爵○功○臣○之○報○故○毋○不○薄
萬戶。汝敬之哉。故茲詔示。宜就毋違。

鄧禹接詔。拜舞禮畢。卽令使者回鄩。是日親勒大兵。五萬
渡汾陰河。入夏陽。進攻赤眉。却說更始中郎將左輔。與都
尉公乘歆。會同十萬大軍。共進攻禹。至汾陽河。兩軍相遇。
鄧禹出馬問曰。汝何將士。敢來阻路。早伏受降。保汝重用。
左輔曰。更始知汝反漢。共立劉秀爲帝。故遣吾等特來討
伐。還敢巧飾。惑我忠良。言罷。躍馬輪刀。大叫衆將掩殺。鄧
禹急率諸將出陣。兩軍混殺。金鼓鳴天。左輔等大敗。撥回
馬走。鄧禹催軍赶上。追殺數里。未及。卽罷回兵。有詩爲証。

汾陽河遇戰中郎

戟列鋒芒耀日光。

殺氣騰空陰霧蔽。

威聲震野賊兵藏。

王匡結賊侵更始。

却說赤眉樊崇等起軍。至高陵。忽聽砲响一聲。山坡後一
隊軍兵當頭。一將金甲銀盔。長鎗白馬。手執降旗。上寫定
國公王匡。迎順樊崇。急出下馬。施禮謂曰。遠勞將軍至此。
少獲迎接。乞勿見咎。匡曰。將軍扶德伐暴。天啟人歸。吾久

欲起兵接應、其佐明君奈天未假、願今聞將軍兵至、故冒道相迎、萬乞姑納爲用、倘名成就、雖泉下亦相戴矣。崇曰：將軍文武拔萃、何是故謙？今幸不屈英才、肯護孤獨、豈敢背逆而忘哉？言訖、二人大笑、遂合兵共進。人報更始、更始大驚、急令李松領兵三萬出城迎敵。兩軍排列陣勢、金鼓齊鳴。王匡出馬、謂松曰：更始殘暴日肆、誣斬忠良、汝尚何苦力護、而取辱哉？李松大罵背義匹夫、不思更始與汝王侯之位、貪心猶未滿足、交串賊兵、欺天反主、三合斬汝、以酬君恨。王匡大怒、縱馬直取李松、奮挺長戈衝陣對敵。二人交鋒、共戰十合、王匡敗走、李松躍馬赶上、樊崇見

匡敗走、急出助戰、二人亦交十合、不分勝負。再令擂鼓、又戰十合、樊崇詐敗、李松追殺、趕至山坡、樊崇大叫王匡等諸將十萬軍兵齊出、四下夾攻、李松將寡、遮抵不住、勒馬回走。樊崇率兵赶上、王匡兜弓搭箭、望李松奮射中馬、而倒。樊崇急近、拿住、令軍綁縛、囚陷。餘卒皆降。崇等乘勝、唾兵攻城、至東門、把守校尉乃李松之弟李汎、赤眉令人謂之曰：今吾主將樊大將軍拿縛汝兄、李松囚陷、于是汝若早開門獻、則活其命、倘再拒頑、汝生難活。汎聞卽開降。獻。九月、赤眉入城、人報更始言、李松出陣、被赤眉大將樊崇活捉、復進攻城、把門校尉李汎開降、赤眉都已入城、陛下

急將何治更始聞言大驚心惶無措急跨上馬單騎奔走
從厨城門出妻妾婦女隨後哭趕連聲呼曰陛下既欲出
逃當下馬謝城而去更始卽下馬望城泣拜復上馬而去
却說朱鮪復聚兵於洛陽殘害百姓苦虐軍民帝遣大司

出城亦下拜大耻絕倒

馬吳漢朱祐岑彭賈復堅譚等十一將軍領軍五萬進擊
洛陽各遵旨命去訖却說更始棄城奔至高陵妻子裸袒
流落道途帝聞大驚心甚憂憫乃遣使下詔封爲淮陽王

詔曰

朕嘗力諫皇兄不自省察奸佞而果賊釁相凌禍起蕭
牆悔思無及今赤眉攻迫棄位舍城妻子裸袒於道傍

東漢演義評

卷五

六

妾婦流落於村徑朕聞塗炭甚切憂思故茲頒詔飛臨
封授淮陽王職再諭吏士人等敢有仍前故違詔旨暗
相賊害者罪同大逆故茲詔諭宜悉宜知

此亦不測之恩更始知感泣否

更始正於城衙獨坐悶想嗟吁忽人報曰帝遣詔至請大

王出接更始急排香案整笏接入俯聽宣讀仍依君臣禮

行拜畢衆將擁扶就職却說吳漢等諸將領軍至洛陽分

兵圍伏令人報知朱鮪言吳將軍四圍排布陣勢兵如鐵

束將軍縱能插翅騰飛今番決要拿斬將軍莫若早降不

失原職如不願從禍臨眼下朱鮪聞言默默無語遂開城

出降接入漢兵至衙安撫百姓十月癸丑帝親駕入洛陽

出降接入漢兵至衙安撫百姓十月癸丑帝親駕入洛陽

吳漢、岑彭、賈復、朱祐、堅、譚等十一將軍引朱鮪降者齊出迎接。朱鮪進曰：「小將罪該萬死，乞陛下仁恩宥恕。」帝大喜，遂封鮪爲洛陽太守。鮪頓首謝恩，各護車駕入城。幸南宮，見殿宇壞，遂令堅、譚監著校尉，整造宮府，而定都。于是却說鄧禹於汾河擊走左輔等，時劉盆子兵過肆暴殘虐，吏民百姓不知所歸。鄧禹乘勝獨克，而師行有紀，皆望風相伏而迎。一日之間，降者以千數。餘衆號百萬，合會卽行。禹遂止之，輒停車馬以勞來之。其地觀者父老童稚垂髮戴白之人滿車下，莫不感悅。於是鄧禹名震關西，諸將豪傑皆進勸告禹曰：「今赤眉已占長安，擊走更始將軍，可急進。」

東漢演義評

卷五

七

兵莫待養銳鋒益難與禁持。禹曰：「不然。今吾衆雖多，能戰者少。前無可仰之積，後無轉饋之資。赤眉新拔長安財富，

胸中有成算。不似諸人草草從事。

克實鋒銳未可當也。然其盜賊群居，無終日之計，財谷雖多，變故萬端，豈能堅守也哉。今聞上郡、北地安定三郡土廣人稀，谷多畜衆，吾且休兵往北，就糧養士，以待赤眉勢敗乃可圖也。遂不聽諸將之言，引軍望北進發，行至榆邑。凡所諸營郡邑皆開門歸附。西河太守宗育聞禹兵至，卽領三萬大軍出降。鄧禹大喜，遂令合兵一處，却說帝於洛陽憂思關中未定，而禹久不進兵，乃遣使賫敕往北，催禹

急取長安。

敕曰

朕聞司徒鄧將軍德服諸郡可並堯也今亡賊不攻則同桀也前者朕託關中於將軍則天下重事悉從所發奚何舍政而竊小哉長安更始自赤眉侵入棄妻逃走吏卒人民遑遑無倚宜速進兵勦除寇攘解百姓之倒懸繫萬民之心望一慰朕躬之思三利兵家之快今則久駐他邦騷州擾縣而自專據何其理乎故茲敕諭宜卽加兵倘再延擱欺慢上意垂示不又

鄧禹聞敕讀罷微笑曰主上豈知吾意竟不從言遂分遣將兵且攻上郡令馮愔宗歆守枸邑二人爭權一齊上東漢演義評

卷五

八

馬持戟相攻共戰十合宗歆敗走馮愔躍馬赶上大喝一聲斬歆於馬下回至縣衙勒兵反漢復進攻禹禹急令使往洛陽奏聞帝上使者至帝宣入問使者具奏所事帝曰愔所親愛者何人對曰護軍黃防極與善交帝度愔防二人不能久和勢必相悖卽令使者回報言殺愔者必黃防也乃遣尚書宗廣持節詐降馮愔廣領命上馬卽往行至枸邑令人報知馮愔馮愔大喜急出迎接邀入衙內禮坐謂曰公若竭力相扶創成功業富貴共之廣曰蒙君不棄當死相報豈庸常哉至經月餘防果執愔奔於洛陽獻帝帝大喜乃赦其罪却說劉盆子居於長樂宮諸將日會各

爭論功交頭接耳。亂擾席前。並無一人畏服。至臘日崇等設宴大會。請盆子坐正殿中。黃門更卒持兵跟護。其後文武公卿皆列坐殿上。令女樂筵前歌舞。品竹調絲。酒未至中。一人出一書簡。言欲謁賀。其餘不知書者皆起請爲書。名各各屯聚席前。更相背向。忽大司農楊音按劔罵曰。諸卿皆老傭也。今日設君臣之禮。故下擾亂。不遵法律。兒戲尚不如此。何其對君飲乎。皆宜格殺。衆人聞說。競相班閉。各奮持兵。互相殺傷無數。殿上盆子莫能止之。衛尉諸葛樨聞之。遂勒兵入殿。殺百餘人。方纔定息。盆子惶恐。日夜啼泣。獨與中黃門同榻共臥。但得內觀主閣而不聞外事。

東漢演義評

卷五

九

若向時掖廷中。宮女數百千人。自更始敗後。幽閉殿內。乏糧無食。掘庭中蘆葦之根。或捕池魚而食。有餓死者。因相埋於宮中。忽劉盆子至。各伏階前。泣相告曰。陛下登位。妾等數百千人。幽閉宮中。無食忍餓。死者不可勝數。乞陛下仁憐。救妾衆人殘命。盆子聽罷。頓足嗟歎。遂令中黃門給米。每人數斗。各皆叩首謝恩。後盆子去。悉餓死宮中。不出。

盆子哀臣避赤眉

却說劉恭。見赤眉衆亂。知其必敗。自恐兄弟俱遭所禍。密教盆子解下璽綬。與衆辭讓告歸。盆子欣然。卽從建武二年正月朔大會諸將。劉恭先謂崇等曰。向蒙諸君共立恭

弟盆子爲帝德誠深厚，奈且未週一載，混亂日甚，想不足成大事，恐命死於他人之手，返無所益也。願退爲庶人，無窮感戴。崇等聽言，頓首啟曰：此皆臣等罪也。願勿疑慮。恭復堅請。崇曰：衆立天子爲生民之主，撫育四方，今式侯固爲請拒，寧欲事乎？恭大慙而退。盆子乃下龍牀，解璽叩頭告曰：今諸郡縣官遣吏貢獻糧物，而賊盜依舊，輒見劫奪，流聞四方，莫不怨恨，不復信也。向且所立皆非其人，不由所願。今寧乞骸骨歸鄉，以避殺害之難。諸君乞哀憐耳。言訖，淚下而哭。崇等諸將莫不哀憐，乃皆頓首告曰：臣等無負陛下，何苦憂思？請自今已後，不敢復肆縱欲，因共抱持。

東漢演義評

卷五

十

盆子扶上寶位，帶掌玉璽，盆子號呼不得已而受之。既罷

諸將無敢一哭之

各出，盆子閉宮自守。從此日起，三輔諸將翕然無競，皆稱

力不小

天子聰明智度，百姓人等爭還長安市里，纔滿二十餘日，

赤眉貪嗜財物，復肆前兇，混相劫奪，城中糧盡，放火焚燒

宮室，遂載寶物引兵西過祠南郊，車甲兵馬最爲猛盛。衆

號百萬，盆子乘王車，駕三馬從者數百，騎望南山進發，行

至郿城，更始大將軍嚴春知引兵三萬出城對陣。盆子曰：

何人出拿此賊？樊崇高聲應曰：小臣願往。言罷，飛馬而出。

兩軍擺列陣勢，金鼓齊鳴。二將交馬約戰十合，嚴春敗走。

樊崇躍馬趕上，大喝一聲，連人帶馬斬爲兩段，殺散衆軍。

遂入安定井地至陽城途逢大雪坑谷皆滿士卒凍死考數百多人勒兵復還毀掘墳墓劫取重寶污辱呂后之屍侵掠生民貪無厭足鄧禹知其自亂急引兵進擊南至長安軍昆明池乃大饗士卒一日陛帳召諸將謂曰吾欲選日親謁高帝之廟以祀十一帝王之樞汝等衆人各要齋戒共入奠祭衆將俱諾遵命而退次日鄧禹沐浴潔整朝服往謁神位諸將各各淨身跟護入廟祀畢禹令使者收起十一帝樞送詣洛陽使者遵命卽日起奉去訖禹遂引兵進擊延岑至藍田兩相撞遇延岑出馬頭頂金鳳盔雉毛纓身披絳紅袍白銀甲手提方天戟坐下赤色馬立于

東漢演義評

卷五

十一

陣前大叫劉軍搦戰鄧禹出馬謂曰汝知漢司徒鄧將軍名否岑曰小雞豚書何足爲羨鄧禹大怒急率諸將進擊兩排陣勢擂鼓搖旗兵戈戟接人馬相衝延岑大喊一聲攪軍混亂鄧禹見勢將敗急收軍走延岑亦不追趕鄧禹奔至雲陽忽小軍報曰前有兩員大將一人紅袍白甲雉尾銀盔手執丈八長鎗坐下紅鬃鐵馬一人白袍金甲鳳翅煉盔手執降魔鐵杵坐下燕色烏騅領軍數萬截住去路如之奈何鄧禹聞言大驚親自勒騎向前望見紅袍鐵馬者乃漢中王劉嘉也禹遂高聲叫曰來者莫非漢中王劉將軍乎劉嘉聽說慌忙下馬施禮謂曰將軍爲何至此

鄧禹具將長安赤眉及諸處所敗之事逐一訴知劉嘉大驚復問鄧禹曰主公事勢若何禹曰自赤眉起入長安遣吾關西守禦後再未同一會今帝位于鄙而遷都於洛陽矣劉嘉大喜各叙間別之情劉嘉遂引李寶相見禹問嘉曰此將軍何人也嘉曰丞相李寶是也二人遂施禮畢劉嘉令合兵邀入城衙安歇住經數日李寶常侍相位之勢凡見禹等諸將倨慢無禮一日鄧禹會集諸將於廳衙議事寶亦自尊禹曰同僚相遇何得是倨寶曰吾居相位除使君王之外誰敢與並職乎禹曰吾受公侯之位兼領大司徒之職尚未敢倨自尊汝乃自僭其位未沾上命所賜

東漢演義評

卷五

十一

安敢與吾並立而玩法哉言訖喝令左右擒下斬首劉嘉

符將懼東安支動所以不定于以取

力勸不從推出轅門斬訖寶弟李珍知禹戮殺其兄卽點

兄部諸將交攻擊禹殺其將軍耿詠禹思兵寡不與拒敵

乃拔軍走入高陵而去禹自馮愔反後威名漸損又乏糧

食軍士饑餓難忍者皆食蕪菜累與賊兵交戰不利歸附

者日益離散禹甚憂切慚愧思無計奈遂令使者報聞朝

廷取兵助擊使者領命上馬而去却說帝姊湖陽公主新

居孀寡一日帝於後殿請出問曰吾欲選擇賢臣匹配尊

姊庶免久居隻鳳獨宿孤鸞姊意何如荅曰恐無賢德莫

若自守帝曰朝臣英佐隨意所觀王曰惟大臣宋公威容

德器群臣莫及帝遂設朝令主坐於御屏風後召宋弘至殿謂曰諺云貴易交富易妻人情乎弘曰臣聞貧賤之交不可忘糟糠之妻不下堂○此○味○素○成○臣家有前妻不敢再娶帝聞弘奏歎曰真義士也遂不復強乃顧謂主曰事不諧矣

總評

盆子一劇大是可觀恨今日登場者不能演出此景

未破赤眉重拜將

帝見宋弘謹執綱義卽加陞爲大司空弘叩首謝恩而起忽一人趨殿奏曰鄧司徒遣使來至久待午門之外未敢擅入乞吾王傳旨帝令宣入至殿問曰來使爲何荅曰鄧

東漢演義評

卷五

三

司徒自馮愷反後與赤眉等戰敗走入高陵又無糧食士馬饑亡歸附者日益離散特遣小使報知陛下乞早發兵相助乘赤眉之亂而進擊破之莫待復聚難與相持乞陛下聖鑒帝聞奏令使先回報說隨後發兵來助使者慌忙叩首謝恩而出帝召偏將軍馮異至殿謂曰今赤眉侵入長安勢大難敵故鄧司徒累被所敗不能一勝朕托將軍勒兵往助願爲竭心攻擊若破除賊後沒世不忘異曰臣蒙陛下厚恩無能可報今既所托雖死亦可也奚敢望逸而憚哉言罷遂出點兵十萬俱披重甲堅盔長鎗硬弩砲响一聲出城上馬旌旗蔽野殺氣騰空步卒馬兵千里不

絕帝親乘車駕送至河南乃敕之曰三輔遭王莽更始之亂重受赤眉延岑之害萬民塗炭百姓禍殃激竄他方無所依訴將軍今奉辭討諸陰謀反掠不道如小賊聚暴降者令其首師先至京師見朕散其小民各就農業壞其官壁無使復聚征伐擾亂鄉方且今托將軍所事非必畧地屠城要在平除賊盜安撫民庶朕昔部下諸將非不能健聞取勝然好勇敢不在安集將軍素有濟世養民之才故托所往莫爲勞苦所厭而空負朕願馮異頓首受命拜別引兵西行所過州縣群賊皆稱將軍望風偃伏降者數千人却說鄧禹敗至高陵日夜憂切一日獨於廳上悶坐忽

東漢演義評

卷五

十四

人報曰使者回來未敢擅入乞將軍傳令禹聞報急令喚至問曰見帝若何使者荅曰帝令小人先回隨後發兵來助鄧禹大喜令使退飯人報聖旨到鄧禹急排香案跪伏聽宣

詔曰

人情得足苦於放縱快頹臧之愆忘慎罰之義惟將軍業遠功大德著名垂誠欲傳於無窮也今日累戰賊兵身經萬苦日披堅甲夜枕寒戈朕甚愍切故茲特詔遠安慎毋與寇爭攘赤眉無谷自當來服朕以飽待饑以逸待勞折箠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將軍可

急還朝同評國政則朕無恙於萬一也臨楮拳拳無復
再示

便多事

鄧禹聽宜拜畢甚慙受任而功勞不遂再點饑卒復至長
安與賊累戰不利乃還軍閿塞却說馮異軍至華陰與赤
眉約期會戰異召軍中壯士數百人謂曰汝等變更衣服
與赤眉一樣粧束埋伏道傍騎兵交戰齊出接應使赤眉
混亂不知方可破矣壯士遵命去訖忽人報曰赤眉萬人
圍擊前部將軍急發兵助異曰無妨遂少令數百人馬出
救賊見異兵寡弱盡起同攻異見赤眉俱出親領大軍撞
入其陣與樊崇交馬二人共戰十合崇敗回走馮異赶上

東漢演義評

卷五

十五

攪陣混殺戰至日中賊氣衰倦馮異舉旗一展道傍伏兵
齊起衝陣混攪衣服相亂赤眉不識別將只道已兵放心

皆如是

赤眉以此自別幸以此自斃作法不良幸

前戰來者盡遭所殺衆遂驚潰各相逃去馮異追擊趕至
澗底大殺一陣斬首數千級降其男女八萬餘人樊崇等
餘將東走宜陽而去馮異收軍遂入長安城內安撫百姓
令使賈表至洛陽奏聞聖上却說漢帝一日設朝會衆文
武講議國政之事正論間忽一臣趨殿奏曰關西偏將軍
馮異令使進表乞陛下傳旨帝令宣至殿下使者呈上

表曰

千五百年有王者興仰聖人之在御大一統而天下治際

景命之維新，盡驅寇賊之烟塵。誕布幅員之聲教，乾坤
清肅，日月光明。欽維皇帝陛下，天賦聖神，德全勇智，握
赤符而啟運，仗黃鉞以興師。進攻武關，黎庶有來蘇之
望。開基建業，英雄識真主之歸。顧豺虎之噬人，正龍蛇
之起陸。爰飭徒旅，肅將天威。長安薄伐，莽賊碎首於漸
臺。館陶畧征，銅馬面降於塞野。逋逃驅而河北，安諸僞
平而荆越定。立綱陳紀，治具畢張。發政施仁，民心大悅。
東南已樂於生途，西北尚困於寇攘。推其所由，厥有端
緒。惟彼赤眉，衆賊始自窮荒。乘更始之釁，終突奸羣而
崛起。以劉盆而干天紀，以犬羊而亂華風。崇編髮而章

甫是遺紊族姓而羹倫，攸斃逮于旣嗣。尤爲不君，羣賊
欺其昏弱，亂政擅權。百姓累遭深害，劫奪財物，朝廷之
政不綱。英雄之志斯奮，兵連寰宇，禍結中原。是用弔伐
以拯顛危，延舉安攘而靖亂畧。事非獲已，謀乃僉同。顧
惟一芥之匪才，忝受總戎之重任。臨軒授鉞，俾救民於
水火之中。分閫握機，幸折衝於樽俎之外。旌旗靡而關
西下，金鼓震而淮陰平。鼃池盡曳其兵，高陵競崩厥角。
風驅雷轟，電掣星馳。鎮戍潰而土崩，禁衛嚴而瓦解。赤
眉各竄於窮邊，君臣相謀於遁逃。朝集內殿之妃嬪，夜
走北門之車馬。臣等勒兵已入其都城，奉宣德威以安

黔黎盡收圖籍而封府庫列郡之謳歌四集百年之汗
染一新驅馳雖効於微勞方畧實遵乎成算所以聿彰
鴻烈者定武功東滄海而西崑崙南雕題而北窮髮無
有遠邇莫不尊親玉帛會車書同與太平之禮樂人紀
脩風俗變正萬世之綱常臣馮異頓首百拜謹奉表上
聞

帝覽表讀罷大喜嘆曰此子誠有濟世安民之才輕兵一
舉卽蕩微塵遂遣使賫璽書拜異爲征西大將軍及獎譽
其名使者卽上馬行至長安東門停下令人入報馮異正
於堂上玩讀兵書忽小軍報曰聖旨到馮異令軍急排香
東漢演義評

卷五

十七

案上馬出迎接入衙內俯聽宣讀

詔曰

始雖垂翅回谿終能奮翼澠池可謂失之東隅收之桑
榆朕初托鄧將軍討賊累與交擊未克取勝今將軍一
舉卽破天荒豈不猶烏之垂翅而終解奮飛人之未遂
而晚當成也朕蒙表達喜躍不勝惟念將軍平除寇攘
士卒苦勞故遣使賫封璽綬拜爲征西將軍之職及勞
撫諸軍寇害旣平宜急返兵故茲昭示想悉宣知

馮異聽宣拜畢令使回朝衆將齊相慶賀大排筵席宴勞
諸軍却說漢帝聞知赤眉餘衆走入宜陽會集文武共議

御駕親征以姚期爲先鋒、郅憚爲末將、王霸堅譚爲左右、第一、二、三、護駕大將軍、點起雄兵六萬、戰將百員、帝傳旨軍中、前途不許騷擾民士、擄掠財物、如違者卽斬、衆軍卒各遵聽諾、是日上馬出城、帝乘龍鳳車、駕大馬、四圍珠簾遮護、上以皂蓋青羅、手執玉圭、足穿朱履、前呼後擁、左御右扶、凡所經過州縣、士民官吏、遠遠歡迎、旄倪觀者、伏滿兩傍、無不感悅、行經數日、至近宜陽、令人報知、赤眉樊崇等聞言、惶惶震恐、不知所謂、急相議曰、劉秀兵強將勇、吾等弱寡衰微、若再與拒、決難取勝、莫若拜降歸順、以免士卒之勞、衆聞崇言、荅曰、將軍言者是也、乃遣劉恭先出乞降、恭卽出

東漢演義評

卷五

十八

拜、至駕前、跪伏告曰、盆子將百萬之衆、自縛降順、陛下何以待之、帝曰、旣能早省、待之以不死耳、恭遂叩頭、回報、言帝寬洪之事、衆皆大喜、崇等遂與盆子、及丞相徐宣、以下三十餘人、肉袒拜降、所得傳國璽綬、及更始七尺寶劍、玉璽等物、悉將獻上、帝大喜、令諸將護駕入城、安撫百姓、賞勞衆軍、帝見宜陽城西、積聚兵甲、與熊耳山相齊、遂令本縣廚子、給食與十餘萬人、皆得飽飫、明且將兵器、大陳操演、先、王、耀、德、不、觀、兵、文、叔、康、兵、武、顧、務、至次日、帝駕車親引諸將臨洛水操練、令盆子君臣列於兩傍、觀看、帝謂盆子曰、自知當死否、盆子叩首進曰、臣罪應死、猶幸陛下相憐、姑赦之耳、帝笑曰、朕與汝同親室、

豈無釋之者乎。又謂崇宣諸將曰：汝等莫悔降乎。朕今遣汝歸，當勒兵鳴鼓與朕相攻，決其勝負，不欲強相服也。徐宣等叩頭告曰：臣等出長安東都門，君臣計議歸命聖德，則百姓樂安，萬民喜仰。今日得降聖主，猶去虎口，歸慈母，誠歡誠喜，無所恨也。乞陛下仁恩寬宥。帝曰：卿所謂鐵中鏘鏘，庸中佼佼者也。又曰：諸卿大爲無道，所過皆夷滅老弱，溺社稷，汗井竈，然猶有三善，攻破城邑，周徧天下，本故妻婦無所改易，是一善也。立君能用宗室，是二善也。餘賊立君迫急，皆爭先降，自以爲攻，諸卿悉能完全，以付於朕，是三善也。言訖，遂封盆子爲趙王，令崇等諸將各與妻子。

東漢演義評

卷五

十九

居任洛陽，每一人賜宅一區，共田二頃，衆將叩首各謝恩。退，帝亦還朝。於此尤見光武大度，既降服赤眉，先折以威，後揚其善，所以十萬餘人皆誠服而無後患也。有詩爲証：

親征御駕出宜陽

赤賊聞風什地降

更賜良田歸宅院

仁君自是智汪洋

總評

高祖入關，中秋毫無犯。光武征赤眉，戒士卒無爭，擄掠亭長開基，白衣創業，俱從下手處得要着也。

復攻反賊再興師

却說劉永更始時立爲梁王，更始敗後據國起兵，以董憲

張步爲大將軍專據東方自稱帝於睢陽復立憲齊海西王步爲齊王故南事梁楚而步得專集齊地據郡一十二焉帝聞急召虎賁大將軍蓋延至殿謂曰睢陽劉永反稱爲帝東據一十二郡朕欲托將軍往伐救援萬民將軍若何延聽言欣然荅曰臣卽願往帝遂與兵十萬親送出城囑之曰將軍此行則東方之士悉付卿身賴爲竭力匡護延曰此乃臣之當分不勞聖慮遂拜別上馬前望睢陽進發行將至近到一平坦大坡令軍扎下營寨來日對陣却說劉永一日會集諸將於廳議事忽人報曰洛陽漢帝差遣大將蓋延領軍十萬來取睢陽已在十里山坡下寨請

東漢演義評

卷五

二十

大王將何如治劉永聞言大驚慌手無措小軍又報漢兵臨城請大王急發兵拒永遂披掛同大將蘇茂領軍五萬出城迎敵兩軍相對蓋延出馬劉永曰汝據北方西郡吾守東方何得率兵犯界而討死乎蓋延大怒罵曰背主逆賊更始以汝爲主心猶未足今又反漢自稱爲帝竄掠州郡不思賤賊微身豈能當受天子之分三合斬汝以絕劉氏之患言罷挺戈奮馬直取劉永二人交鋒約戰五合劉永敗走蓋延赶上蘇茂挺鎗截住兩軍混戰金鼓齊鳴二將亦交數合蘇茂抵敵不住回馬急走蓋延率兵趕擊追至城下永遂收軍走入城內堅閉不出蓋延分兵圍之守

經百日延兵盡收糧谷城中乏食未茂夜開西門出走蓋延赶上截住劉永勒馬復戰未及三合被蓋延奮砍一刀連人帶馬削爲兩段蘇茂見勢不利保護永于劉紆奔東而去蓋延收軍復至城下永弟劉防舉郭獻降接入漢兵扶蓋延於衙端坐防伏於前頓首請罪延遂赦之却說蘇茂保護劉紆走至蘄縣與周建等共立紆爲梁王四年春且蓋延引兵復擊茂聞卽奔海西王董憲處去却說平敵將軍龐萌爲人謙卑遜順帝信甚愛之嘗稱曰可以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者龐萌是也因使與蓋延共擊董憲時有詔書下延而不及萌萌以爲延有譖已之心使不詔

救自疑遂反襲破延軍與董憲連和自號東平王帝聞之

知人甚難自古嘆之此又一驗

大怒乃自將討萌卽遣使與諸州將士書曰吾嘗以萌爲

社稷之臣將軍得無笑其言乎老賊宜速誅之諸將接書

各厲兵馬會於睢陽待帝臨擊是日漢帝令前將軍王梁

勒兵十萬御駕親征砲响一聲齊奔上馬擁護御駕出行

赤幟霞天金戈耀日既至先入桃城安歇却說董憲聞帝

自討龐萌乃與劉紆引兵去下邳還蘭陵助萌共擊漢帝

合兵三萬急進攻城帝聞留下龍車輜重自引輕騎三千

步卒數萬夜赴任城而去其地相隔桃城六十餘里次日

諸將奏曰賊兵所來者氣勢弱寡陛下可宜速攻莫待延

聚眾益難與爭持。今若一下，則敬於及掌矣。何懼之哉。帝

曰：賊兵精壯，不可輕敵。且休士養銳，以挫其鋒。待眾方集，

則可動兵。城中百姓人等見漢帝駕至，眾心歡悅，益固堅。

守時大司馬吳漢捕虜將軍馬武、漢中將軍王常討虜將

軍王霸等俱在東郡。帝遣使召之。使者領旨飛奔上馬而

去。却說龐萌知帝夜走任城，悉起大兵進擊。至城下，分兵

圍住，連攻二十餘日，不能得下。眾將軍士悉皆疲困。是日

吳漢等兵至，且入桃城安下。次日進軍，外作兩路並入。帝

聞，縱兵而出，前後合擊。萌軍大混，馬武撞入陣中。正合龐

萌二人交馬，閉無三合。龐萌敗走，眾軍一齊混戰，喊殺連

天。董憲、蘇茂等急走胸山縣去，丟下劉紆一人不知所歸。

被軍士高扈斬首來降。吳漢等率兵再趕，追至胸山城下，

分兵圍繫。萌等堅閉不出，困經半月之餘，城中糧盡，無計

可奈。董憲曰：食盡不可虛守，兼且漢兵驍勇，難與對敵。莫

若夜開西門，走奔東海，再作區處。眾將皆諾。至夜二更，憲

令軍士飽食上馬，潛步開門，出未將半，有人報知。吳漢、漢

急分兵截擊。龐萌正望山坡前走，忽聽砲响一聲，馬武、王

霸領軍當頭截住。萌回後走。吳漢、王常等趕至，前攻後擊，

左突右衝。龐萌拚命殺出，被馬武攔住，約戰兩合。馬武提

起青銅刀，望龐萌腦後一砍，削爲兩段。董憲乘勢衝出。吳

漢

漢趕上大喝一聲殺於馬下，蘇茂高叫將軍休戰，小將願隨鞭撻。吳漢遂令罷陣，蘇茂跳下跪伏馬前，告曰：小將罪該萬死，望將軍姑恕。吳漢大喜，遂令合兵一處。於是吳漢平定江淮山東等處，聲震東都是日。班師擁駕回京而去。

勒馬討克安社稷

却說馮異自入關中，赤眉平定，而眾寇猶盛。時涿郡太守張豐反，與彭寵等連兵擊異。異且戰且行，屯兵上林苑中。延岑自稱武安王，欲據關中，引張邰、任良等大軍五萬，趕至上林攻異。兩軍對陣，延岑出馬，馮異罵曰：「狼野小毒，敢望大食，不思赤眉勢若利鋒，尚自面縛拜降，汝乃山雞野」

東漢演義評

卷五

三五

雉，敢與靈鳳爭巢，早伏受降，免擒碎首。」延岑大怒，提刀直取二人交馬共戰十合，延岑敗走。馮異趕殺張邰，挺戈截住，戰不三合，忙走不禁。任良出馬，亦不三合，敗陣飛走。馮異率兵趕上，大殺一陣，斬首千人。延岑、張邰、任良等將俱各逃走。諸營保守嚴護，延岑者皆伏馬前高叫將軍，小卒願降。馮異大喜，遂收兵安寨。却說延岑等走至長岡聚會，殘兵尚得二萬之數，卽行攻析。異知急遣復漢將軍鄧曄、輔漢將軍于匡，分軍五萬往擊。二將領命，各披盔甲，上馬前行。鄧曄青袍鎖甲，白馬紅纓，頭頂白銀盔，手提方天戟；于匡紅袍白甲，赤馬青纓，頭戴金煉盔，手執昆吾劍，騎兵

步卒各執輕戈行至析縣兩軍相遇延岑出馬大叫小將對陣鄧曄于匡二人分兵並出不與打話令卒擂鼓兩脇夾攻左衝右突攬軍混戰鄧曄殺至陣中撞遇任良戰不兩合被曄一刀砍于馬下延岑見勢不利勒兵奔走曄匡二人趕上大殺一陣斬首千級逼其大將蘇臣等八千餘人忙下拜降鄧曄大喜遂合兵入縣暫歇却說延岑自武關走入南陽時百姓饑餓死者不可勝數生者則割死者之肉充饑人相食人黃金一斤止換一粟一斗道路斷絕糧稅不輸軍士悉以菓物而食帝聞遣使持節至南陽拜趙匡爲扶風侯令其安撫百姓及整給軍糧趙匡承賜卽

東漢演義評

卷五

十四

將大兵五萬及軍馬糧艸往助馮異異知急出迎接邀入帳下施禮謂曰吾兵正在渴中蒙君助濟暗室生輝匡曰將軍威揚四海德澤萬方掃群賊若蕩微塵清中原猶同拾芥愚下識短才疎無能智決故不愧兼葭倚玉而投事將軍倘沐優容則執鞭亦無恨矣異曰將軍故友言乎二人大笑遂令設宴相待馮異兵食漸盛有豪傑不從令者尚異此役悉用先武之者其有帝卷四遂令設宴相待馮異兵食漸盛有豪傑不從令者往攻擊之降附有功勞者褒賜賞之遣其新順諸將赴京見帝散其小民各歸農業由是威行關中有詩爲証

有志少年場

輕移寇虜亡

關中雷電震

稟稟翰遺香

請兵伐暴拯時危

却說耿弇憂切四方擾亂、競僭稱王、軍卒苦勞、人民怨望、一日趨殿從容奏於帝曰、關中赤眉雖定、四方僭竊猶多、彭寵竊據漁陽、張豐反於涿郡、富平獲索擾害、齊地張步稱王、故此掠縣攻城、傷民斂卒、臣請并收上谷、平服諸方、事與韓進、陰、帶、盆、兵事同民無怨望之心、王樂太平之世、願陛下垂鑒、帝聞奏、慨然

許之、壯其威勢、乃曰、將軍誠有佐國之心、安民之志、卽令勒兵五萬、親送出朝、耿弇拜別、上馬前行、至漁陽、離城五里下寨、彭寵知急、披掛上馬、引軍三萬出城迎敵、兩軍相對、耿弇出馬、寵曰、無名小寇、故來犯界、以討死乎、耿弇大

東漢演義評

卷五

怒罵曰、豚犬豎子、不識英將之名、敢竊疆土、兩合陣上、碎首微塵、彭寵大怒、挺鎗直取、弇令擂鼓催軍進擊、兩馬相交、約持三合、彭寵敗走、耿弇赶上、混殺一陣、斬首數千餘級、伏屍遍野、血漲平坡、彭寵大敗走奔軍都而去、却說征虜將軍祭遵、屯於良鄉、驍騎將軍劉嘉、屯陽鄉、會弇起軍、協同攻寵、共兵二十萬餘騎、寵自引大軍五萬分爲兩路、夾擊、遵等兩軍相對、祭遵出馬、謂寵曰、豈不聞順天者存、逆天者亡、天旣賦以如是之人、汝豈能與並哉、今能早思、回首下馬、歸服、免致軍卒勞苦、黎民斂怨、一旦不失功名、之望、而又顯於宗祖之光、莫待火急、眉尖噬臍、無及、寵曰、

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言罷兩邊擺開陣勢金鼓齊鳴二人交馬約戰十合彭寵敗走祭遵趕上彭寵舉旗一招純引匈奴突出耿弇劉嘉見其兵助亦往衝陣攬軍混戰喊殺驚天匈奴首將突遇祭遵交無兩合撥馬回走劉嘉截住共戰三合復回東走耿弇兜弓望寵腦後一箭射落馬下劉嘉急近斬首彭純亦撞出走耿弇截住戰不兩合活捉彭純餘卒皆伏降順有詩爲證

日夜干戈擾塞邊

彭郎空執銳披堅

乾坤有意歸明主

何事身輕喪九泉

耿弇等收軍入城至衙坐定衆縛押純推跪堦前弇令斬東漢演義評

卷五

三

首安撫百姓大設宴會賞勞諸軍弇於席上言曰吾領勦命進攻諸處反寇漁陽寵賊趕投于此感賴二將軍協助破之奈涿郡張豐未下富平獲索未取及齊地張步等處如之奈何遵曰可先下張豐後收東郡宴罷勒兵還攻涿郡張豐聞知勒兵親出對陣頭頂金鳳盔身穿烈火袍紅纓白甲玉帶烏靴手執偃月刀坐下追風馬立於陣前大叫小軍搦戰祭遵出馬謂豐曰昔高祖創業當項氏拔山之勇屢戰關開卒天下猶歸於漢而項氏逼芻蕘江竟莫能與相競今汝乃一傭夫耳安望大食正所謂蛟龍不起蝦蟇混池豐曰彼一時也此一時也豈不聞五百年必有

聖賢自備

信古何爲

此詩藉口

定于

微

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汝雖扶立妖人，與吾並驅中土，未知鹿死誰手。汝乃一村傭小寇，豈能料識成敗？三合斬汝，顯我英雄。祭遵大怒，提刀直出，兩邊擂鼓，二馬交鋒，共戰十合，不分勝敗。再令擂鼓，又戰十合。耿弇劉嘉一齊出馬，兩邊夾攻。張豐抵敵不住，撥馬回走。祭遵等催軍趕上，四圍掩殺。攪軍大混。張豐欲衝井出，被祭遵活捉。餘兵皆降。耿弇收軍，一齊擁入城去。初，豐好信妖術，有一道士言豐當爲天子。將五綵錦囊，內藏白石，繫于張豐手臂。謂曰：元石中有玉璽，豐喜信之，遂反。自稱爲王。今日之敗，則爲妖誣所惑。遵等至，衙坐定，衆將綁縛張豐，推跪階前。遵曰：不省良言，果遭吾手。言罷，喝令斬首。豐曰：且休下手。錦囊石中還有玉璽，遵聽其言，以刀破之，仍一白石。豐乃知術之詐，被惑陷身。仰天嘆曰：當死無恨。遵曰：順漢若何？豐曰：將軍若肯姑容，願爲帳前小卒。遵大喜，親下解縛。張豐頓首拜謝，衆將一齊賀功。禮畢，各歸部帳而去。

馬援說奸專智主

却說公孫述自更始敗後，據竊成都，自稱帝位，隗囂據隴石。馬援聞囂好用賢士，卽往從之。囂甚敬重，每與馬援定大籌策。一日使援往成都觀述之意，可共連否。援素與述同鄉共里，交結甚厚。卽上馬行，旣至，令人報知。述令召入。

至殿親下階接挽手並行交拜禮畢退於後殿坐叙述曰
登花輝燭果報佳音君不憚千里之勞而輕身下顧頓使
蓬葦生輝援曰自關中別後曠久音疎未能朝夕親問望
希勿咎言罷使援就外館居宿令官侍宴更爲援疊製朝
服冠衣意氣揚人自得會百官於宗廟中立舊交之位述乘鸞車旌旄擁
護述趨而入饗祀禮畢謂衆官曰馬援不棄舊交千里顧
盼朕欲封授侯位大將軍之職留其決策以代朕勞衆皆
樂然願留援知曉喻衆曰天下紛紛雌雄未定公孫述不
能吐哺走迎國士與圖成敗反欲修整邊幅界限如木偶
人形豈能久留天下之賢士乎遂辭謝而歸行至隴右入

東漢演義評

卷五

天

見瑰叢各相禮畢問曰將軍見述若何援曰子陽乃井底
蛙耳而妄自尊大吾等不如專意東方可圖長計叢遂使

援奉書洛陽援卽拜別上馬前行既至入朝帝在宣德殿

市曠坐迎止之朝服相見者相如

南廡下見援至但以巾幘坐迎笑謂援曰卿遨遊三帝間

今見卿使人大慙援頓首辭謝曰當今之世非但君擇臣

臣亦擇君耳臣與公孫述同縣鄉里自少相善臣前至蜀

觀探述陳戰於階下而後迎臣臣今遠來詢問非刺客奸

人陛下何簡易若是帝復笑曰卿非刺客顧說客耳援曰

天下反復僭竊名字者不可勝數今見陛下恢廓大度同

符高祖乃知帝王自有真也帝聞甚喜留宿殿外巳丑五

皇帝遣大中大夫來歙持節送援西歸隴右。帝親送出朝馬。援頓首拜辭。二人派下分別。帝還朝殿。却說馬援回至隴右。天色已晚。欲待明早入見。囂知急出迎接。夜與並臥起。而問曰。東方傳言京師若何。援曰。前到朝廷。帝引見數十。每接私。君燕語。自夕至旦。才名畧勇。非人敵也。且開心見誠。無所隱伏。豁達大度。從諫如流。可與高帝同經學博賢政事之辨。萬世無比。囂曰。卿謂何事。可如高帝。援曰。不如也。高帝無可無不可。今上好吏事。動如節度。又不喜飲酒。豈但高祖而已。囂意不悅。謂曰。如卿言。反復勝耶。然信援所言。遂遣子隗恂入侍光武。援因其往。爲將家屬。隨恂。

東漢演義評

卷五

五九

同歸洛陽。既至。援引隗恂入朝。見帝。帝大喜。令宿外館。援恂辭出。至館。住居數月。而無職任。援以所居之處地曠土沃。賓客往來之多。猥褻陋窄。不足觀瞻。乃上書求屯田上林苑中。帝許之。援卽徙遷而去。

劉君遣將伐驍雄

却說耿弇祭遵劉嘉等。攻破涿郡。帝遣大司馬吳漢及建義大將軍朱祐領軍五萬會耿弇等同攻。獲索三人。領敕卽往至涿郡。與弇等相見。合兵三十餘萬。各披盔甲上馬。前行。旌旗雲擁。照耀山河。行至寓平下寨。獲索知急引大軍十萬出城迎敵。吳漢分兵五隊。列定陣勢。獲索首將出。

馬諱漢曰吾與汝主各據一土並未干犯何得故來侵界以欺人乎漢曰聖主出興萬邪皆滅豈容賊子混世而擾害民哉獲索大怒輪刀直取吳漢令卒搗鼓展動旌旗五路大兵齊出四下掩殺獲索大敗撥回馬走吳漢率軍趕襲追至平原四面圍住獲索困於垓心左衝右突不能得出耿弇張弓撞入陣內望獲索首將力射一箭穿過咽喉落馬而死衆將一齊混戰塵土遮天斬軍殺死屍伏如山餘卒忙跪馬前叫降尚有四萬之數漢遂收軍入城安歇忽人報曰聖旨到耿弇等急排香案俯聽宣讀

詔曰

東漢演義評

卷五

三

朕聞卿等摧堅撫順之方運籌決勝之畧非收生谷而平定漁陽取服張豐而滅除彭寵趕董憲於梭僵斬獲索於原郡正所謂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今謂州已定惟張步據竊齊地未服忿恨尚生當卽進計且此賊頑性詭詐多端阻山扼險是真長計攻戰之策諸將軍必籌之熟矣若再頓師宿旅非我之利要在出奇制勝乘機進取一舉而定再不勞兵可也故茲特諭宜速從命

弇等接詔拜畢謂衆曰聖旨促兵不可久停遂收降集將

耿弇軍先

弇已足以有人鬼世以聖旨將可不恐

吏及都尉劉歆與女山陳俊共引大軍二十餘萬從東過

朝陽橋渡濟河進張步聞弇兵至急召諸將商議令大將

軍費邑領軍五萬屯於歷下，又令費敢引兵五萬屯伏祝阿，再令大軍十萬戰將數員於太山鍾城列營數十餘所，以待奔戰勝負如何。

大將平齊賓仰服

却說耿弇兵渡過河，先攻祝阿，費敢披掛上馬，分兵列陣，叫漢兵搦戰。陳俊出馬，敢曰：「無名小將，敢來對陣，星忙快退。」叫耿弇答話。陳俊大怒罵曰：「村呆匹夫，不識陳將軍之名，故來投死，言罷激若雷霆，挺鎗飛出，二人相交，約戰十合，費敢敗走。陳俊赶上，混殺一陣，費敢大敗，引數百殘兵，英雄受右走奔歷下而去。耿弇收軍進攻巨里，却說費敢走至歷下，

東漢演義評

卷五

三

入見兄邑，謂曰：「頗奈漢軍部內一將，自言姓陳，甚是驍勇，東與約戰十合，鎗如飛雨，殺我將卒，占我城池，弟故敗陣走回。吾兄將何治之？」邑聞大驚，急將五萬大軍遣敢把守。巨里敢別上馬，引兵而去。耿弇行將至近，使卒多伐樹木，揚言填塞坑塹，以險其軍。數日有降者，進謂弇曰：「邑聞將軍攻此，必來救援，將軍可謹備之。」弇曰：「然也。」遂嚴令軍中急修攻具，曉諭諸部。言後三日，當盡力進攻。巨里人報知邑，邑至日，果自引精兵三萬來救。弇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當之耳。今果來也，卽分三千人守巨里，耿弇自引精兵於故岡肢上，排陣搦戰。兩軍相遇，費邑出馬高

叫漢將不怕死者對陣，耿弇出馬謂曰：山溪水漲，洶湧浮波，及至大海，則無覓處。汝乃一村庸俗子，豈能扶冠而成大事？費邑大怒，挺戈直取。二人交馬，未及三合，費邑敗走。弇催軍趕陳俊等一齊掩殺。邑軍自混走者各相踐足，死者登墮山溝。弇望北衝走，被耿弇截住，大喝一聲，斬于馬下。餘卒悉皆逃散。弇遂收軍，令將費邑首級曉示。巨里城中，城中軍見各驚怯，懼費敢登城謂弇曰：吾願拜降將軍，肯休兵否？弇曰：汝若肯順保，爲重用，敢曰：欲開城獻恐。英雄安在將懷恨而見斬首。弇曰：大人說話，豈有戲耶？敢遂開門出接，跪伏馬前告曰：小將罪該萬死，望將軍憐宥。耿弇大喜。

東漢演義評

卷五

五

下馬携起，同入城中，安撫百姓，頓歇軍兵，有詩爲證。

駿馬星馳踐北沙

劍揮光影擊金蛇

奸窮望絕無烽火

化作祥烟繞帝家

時張步建都於劇，令弟張藍分兵二萬，據守西安，令都郡太守合萬餘人共守臨淄。相去四十里地，却說耿弇令費敢守巨里，自引衆將進兵。晝中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而堅，且藍兵又精，臨淄各雖大而實易攻。乃傳令諸將曰：汝等竭心相護，後五日且攻西安。成功之後，各有褒封。衆將俱諾，願死相助。遵令各歸帳部，有人報知張藍，藍人驚，卽會諸將謂曰：耿弇欲攻吾城，汝等須謹防禦。衆將聽

令○日○夜○徹○守○至○期○夜○半○奔○令○軍○卒○飽○食○上○馬○而○行○次○日○天
曉○至○臨○淄○城○近○護○軍○荀○梁○等○進○謂○奔○曰○將○軍○宜○速○攻○西○安
莫○使○彼○思○謀○就○難○復○破○之○奔○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
夜○防○備○今○臨○淄○不○覺○可○先○攻○此○陡○見○吾○等○兵○至○必○自○驚○驚○亂
○兵○法○在○云○虛○者○莫○之○疑○者○虛○之○由○其○不○意○攻○其○無○備○力○
半○日○可○破○矣○若○攻○破○臨○淄○西○安○孤○弱○又○且○張○藍○與○步○隔○絕
○可○以○不○戰○而○屈○人○之○兵○也○
不○能○連○救○若○知○必○然○亡○走○歸○劇○豈○不○擊○一○而○得○二○也○若○先
攻○西○安○其○城○堅○固○一○時○難○克○累○與○加○兵○死○傷○必○多○縱○然○拔
之○藍○引○軍○奔○還○臨○淄○合○兵○共○勢○吾○等○反○被○其○挫○觀○人○虛○實
而○下○則○可○取○勝○衆○將○聞○言○乃○曰○將○軍○真○神○筭○也○奔○遂○令○陳
俊○引○兵○五○萬○埋○伏○城○西○山○下○彼○敗○必○從○西○望○東○奔○走○再○令

東漢演義評

卷五

荀○梁○領○軍○二○萬○於○西○山○高○阜○處○探○望○若○其○將○至○舉○旗○爲○號
陳○俊○伏○兵○齊○起○截○住○去○路○吾○等○後○襲○可○擒○此○賊○衆○將○各○遵
去○訖○是○日○耿○弇○親○發○大○軍○二○十○餘○萬○分○作○五○隊○而○進○至○城
下○排○列○陣○勢○叫○小○寇○搦○戰○步○弟○張○壽○見○漢○兵○圍○擊○慌○忙○無
措○急○引○精○兵○十○萬○披○掛○上○馬○出○城○迎○敵○兩○軍○相○對○耿○弇○出
馬○謂○壽○曰○小○將○能○知○死○乎○張○壽○罵○曰○匹○夫○小○寇○有○何○高○見
敢○言○大○話○兩○合○陣○前○碎○屍○萬○段○耿○弇○大○怒○提○刀○直○取○二○人
交○馬○約○戰○數○合○張○壽○敗○走○耿○弇○率○軍○追○趕○壽○見○勢○迫○棄○城
從○西○而○走○荀○梁○見○其○將○近○忙○將○旗○幡○一○展○陳○俊○伏○兵○齊○出
大○喝○一○聲○當○頭○截○住○張○壽○欲○回○後○走○耿○弇○趕○上○前○後○相○攻

衝陣大混壽欲拚死撞出陳俊躍馬赴近望張壽脇下一
鏘刺於馬下殺死衆軍不可勝數餘卒皆降奔遂鳴金收
軍入城安歇張藍聞知大懼遂引衆將舍城奔劇而去人
報知耿弇弇大喜曰果遂吾意不出所料即傳令軍中不可妄攻劇
下若張步至則取城以激之却說張藍走奔至劇入見兄
步哭訴前情張步大驚嘆曰吾自起兵據東一十二郡未
嘗傷失今逢此賊殺我手足占我縣池不由人不惱言未
訖有人報曰耿弇據城又欲與大王爭鋒兵馬都已整備
王何拒之步聞大笑曰以尤來大彤十餘萬衆吾皆卽其
營而破之今耿弇兵少於彼又皆疲勞困倦何足懼之言

東漢演義評

卷五

三四

罷與弟張藍張弘及大彤首將董異等兵共二十萬衆卽
起攻弇行至臨淄大城東分兵布陣弇知先引衆將出淄
水上突遇董異欲戰乃思挫其銳則步不敢進故示弱以
長其氣遂還軍歸小城陳兵於內引其入戰張步見弇退
兵乃曰小將豈敢當大見吾一至忙退還歸遂乘勢連兵
而進兩軍相遇劉歆出馬謂步曰村賊尚不知死還敢率
兵對陣今若拿住斬首革屍步曰蛟龍淺水遭蝦笑汝乃
一無名小寇不禁三合之敵敢自誇口急退叫耿弇對陣
劉歆大怒挺鎗直出二人交馬共戰十合不分勝負耿弇
正於齊王宮中環臺之上觀望見歆步交鋒急下引兵助

殺與陳俊等分兵兩路而進，衝入陣中，攪殺步軍大敗。各相混殺，張藍望東突走，陳俊當住戰，不兩合，被俊一鎗刺于馬下。張弘望見躍馬來救，陳俊奮身轉馬，望弘騰後一鎗，被其躲過，復馬再戰三合，弘敵不住，撥回奔走。劉歆攀弓赶上，望弘奮射一箭，穿入口中，墮馬而死。衆軍大敗，張步引兵退走。耿弇等一齊追殺，趕至東城下，張步見追漸近，急扯弓撥馬，望耿弇一箭，弇見以刀挺開躍馬赶上。二人又戰十合，陳俊劉歆兩下夾攻，步衝出走。陳俊欲趕弇，弇曰：「不可。今日兵馬勞倦，明日再戰。」遂令鳴金收軍安歇。是日漢帝在魯聞弇爲步所攻，親引大軍來救，未至，陳俊謂

東漢演義評

卷五

三五

弇曰：「劇虜雖敗一陣，兵馬猶盛，吾等且閉營休士，以須上來。」弇曰：「乘輿且到，臣子當擊牛醜酒以待百官。」反欲以賊虜遺君父耶？乃出兵大戰。俊謂步曰：「匹夫早下馬降，保爲重用，莫待擒拿斬首，悔無及矣。」步罵曰：「小人苟得一勝，則自矜誇，今日再決，方顯輸贏。」言罷，二人交馬，共持十合，不分勝負。耿弇出馬，一齊掩殺，征雲蔽日，塵土遮天。自早交兵，至晚未罷，殺傷無數。城下溝壑，伏屍填滿。弇知張步困乏，乃退兵伏於兩傍，以待其出。夾攻勦殺，步見弇退軍，靜果引殘兵出走。耿弇將旗一舉，伏將齊起，挾殺步軍，丟旗不棄，鼓各逃奔散。弇等諸將追至鉅昧，上八十九里，僵尸相

屬收得輜重二千餘兩步還劇都而去。弁亦收軍頓歇。有詩爲證。

連日干戈擾塞疆

可憐士卒喪邱荒

無端百舌枝頭鳥

故向春風鬧夕陽

却說漢帝駕至臨淄。弁等皆出迎接入城坐定。弁等諸將一齊參見。禮畢。帝謂弁曰。聞卿與賊交兵。未能取勝。朕親來相助。以代卿勞。弁曰。臣領陛下勅旨討芟賊寇。惕惕於心。但不能智理天下。致主優游。今托陛下洪福。賊盜俱平。惟張步敗逃。劇去。容臣再討。帝聞大喜。謂曰。昔韓信破歷下以開基。今將軍攻祝阿以發跡。此皆齊之西界。功足相

東漢演義評

卷五

三美

方。而韓信襲擊已降。將軍獨拔勅敵。其功猶勝於信也。又田橫烹酈生。及田橫降。高帝詔衛尉不聽爲仇。張步前亦殺伏隆。若步來歸命。吾當詔大司徒以釋其怨。又事尤相類也。將軍前在南陽建此大策。常以爲落落難合。有志者事竟成也。言訖。遂令設宴大會羣臣。賞勞諸軍。至次日耿弁復進軍攻劇。張步知急。披掛上馬。引兵出城迎敵。兩軍相對。耿弁出馬。不與打話。令卒擂鼓。二將交鋒。約戰十合。張步敗回本陣。欲進入城。陳俊截住。又交十合。耿弁衝陣。混殺張步大敗。急引殘兵。拏死殺出。奔投平壽。蘇茂聞知。卽將萬餘人馬來救。帝遣告閭步。茂等者。能相斬來降者。

封爲列侯，千金賞。賜步聞，暗思漢兵勢大，吾身孤力寡，豈能與敵。莫若拜降，免勞軍卒。遂夜入帳，斬茂首級，送至弁軍門。肉袒負斧，請降。耿弇大喜，遂令前行，入據其城。樹起東十二郡旗鼓，令步兵各立各郡旗下。衆尚十餘萬人，輜重七十餘兩。遂奏帝，封步爲安邱侯。其餘皆罷遣歸鄉里。弇復引兵進攻咸陽，其五校餘賊聞弇兵至，望風降伏。於是齊地悉平，振旅還京。

總評

按耿弇爲將，凡所平郡四十六，屠城三百，未嘗少挫其銳。真古名將也。今日東隅不靖，安得才智如將軍者爲

東漢演義評

卷五

三七

國家吐氣哉。邱壑中人，日引領望之。

元臣述疏論典云

却說魏黨一日問於班彪曰：「往昔周云：戰國竝爭，數世然後方定。實乃蘇秦張儀縱橫之術，而致王興。吾今欲効以行之，可乎？」彪曰：「周之廢興，與漢殊異。周爵五等，則諸侯從政，而本根旣微，枝葉強大，故其末流有縱橫之事。勢數然也。漢承秦制，改立郡縣，主有專已之威，臣無百年之柄。至於成帝假借外家，哀平短祚，國嗣三絕，故王氏擅朝，能竊號位。危自上起，則傷及下。是以卽真之後，天下引領而嘆。十餘年間，中外騷擾，遠近俱發，假號雲合，咸稱劉氏不謀。

同辭方今雄傑帶州域者皆無六國世業之資百姓謳吟思仰漢必復興已可知矣。晁曰汝言周漢之勢可也。至是但見愚人紛紛並與劉氏驅立若此之故而謂漢復興疎矣。昔秦失其鹿劉季逐而椅之時民復知漢可興乎。彪見其強辨不聽乃作王命論以諷之。

論曰

昔堯之禪舜曰天之曆數在爾躬舜亦以命禹洎於稷契咸佐唐虞至湯武而有天下劉氏承堯之祚堯據火德而漢紹之有赤帝之符俗見高祖興於布衣不達其故。至比天下於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

東漢演義評

卷五

三

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所以多亂臣賊子也。夫饑饉流

水。帶。穿。之。稱。

不。特。立。此。論。以。彼。輩。之。已。崩。破。從。

隸饑寒道路所願不過一金然終轉死溝壑何則貧窮

亦有命也。况乎天子之貴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

妄處哉。故雖遭離阨會竊其權柄勇如信布強如梁籍

成如王莽然卒潤饑伏質烹醢分裂。又况么麼不及數

子而欲闢奸天位者乎。昔陳嬰之母以嬰家世貧賤卒

富貴不祥止嬰勿王。王陵之母知漢必得天下遂伏劍

而死以固勉陵。夫以匹婦之明猶能推事理之致探禍

福之機而全宗祀於無窮垂策書於春秋而况大丈夫

之事乎。是故窮達有命吉凶由人。嬰母知廢陵母知興

審此二者帝王之事決矣。加之高祖寬明而仁恕。知人善任。使當食吐哺。納子房之策。拔足揮洗。揖酈生之說。舉韓信於行陳。收陳平於亡命。英雄陳力。羣策畢舉。此高帝之大畧。所以成帝業也。若乃靈瑞符應。其事甚衆。故淮陰留侯謂之天授。非人力也。英雄誠知覺悟。超然遠覽。淵默深識。收陵嬰之明分。絕信布之覬覦。則福祚流於子孫。天祿其永終矣。臣班彪頓首百拜。謹奉論上。隗囂接論讀罷。謂曰。若卿之論。則古之帝王。皆有預卜而後興。乎遂不聽所言。退殿而去。彪見屢諫不從。私避出城。奔往河西。令人報知竇融。融遂出接。邀入衙廳。施禮。二人

東漢演義評

卷五

坐叙融曰。遠勞賢士下顧。必有事否。彪曰。爲屢諫。囂賊不從。故私離郭。竟來佐輔賢宰。望納爲用。竇融大喜。謂曰。吾心久欲東向。奈以河西隔遠。如之奈何。彪曰。大丈夫當磊磊落落。決意而往。不可疑貳。以墮其志。今漢帝威儀德著。仁智待人誠。所謂有德之君也。賢宰深明才畧。博覽古今。決禍亂。察廢興。運猶反掌。豈可久淹自溺。而不見用於世。昔惠王幣聘。孟于千里而來。况此東郡界乎。竇融聽罷。大喜。因留宿帳中。共畫籌策。甚愛敬之。却說隗囂爲人奸佞。詭詐百端。外順人望。內懷異心。一日與辨士張玄議曰。吾欲効儀秦之術。無是人。欲托賢士往河西。說連竇融。合兵

共勢公意若何。玄曰：臣但無儀秦之辨，合縱之謀。君既有命，豈敢畏憚而違哉？遂拜別上馬，隗囂送出郭外。分首張玄行至河西，令人帖報竇融，迎入施禮，退堂坐。叙問曰：賢士來者何意？玄曰：此來非別，特爲賢宰興業。融曰：吾乃一庸才耳，豈當是任？縱能興舉，則勢力不及張玄。曰：賢宰不可疑貳，更始事業已成，尋復亡滅，此一姓不再興之効。今卽有所主，便相係屬。一旦拘制，自令失柄，後有危殆，雖悔無及。且今豪傑競逐，雌雄未決，當各據土宇，與隴蜀合從。高可爲六國，下不失尉佗。竇融聞言，沉吟未決。乃曰：待吾思之。張玄遂別而退。融乃召衆豪傑及諸郡太守計議其

東漢演義評

卷五

四

事內有識者皆曰：漢承堯運，歷數延長。今皇帝姓號見於圖書，自前世博物道術之士，谷子雲、夏賀良等建明漢有再受命之符，言之久矣。故劉子駿改易名，字冀應其占。及莽末，道士西門君惠言：劉秀當爲天子，衆遂謀立子駿。事覺被殺，出謂百姓觀者曰：劉秀真汝主也。此皆近暴者智者所共見也。除言天命，且以人事論之。今稱帝者數人，而洛陽土地最廣，兵甲最強，號令最明，觀符命而察人事。他姓則未能當也。竇融聞言甚喜，遂與諸郡太守小心精詳從容決策。東向五年，夏月遣長史劉鈞奉書詣赴洛陽。却

疑是人中可據

沉吟何故

說漢帝聞河西之地民居稠密，財富谷盈，又且連接隴蜀。

常欲招之以逼。賈述一日遣使贖書遺融。途遇劉鈞。卽與俱還。見帝具說其事。帝聞大喜。禮饗鈞畢。乃遣劉鈞質持璽書。回賜寶融。鈞遂辭帝出朝。上馬回行。至河西入見寶融。將璽書呈上。寶融接視。

書曰

制詔行河西五郡大將軍事。屬國都尉勞鎮守邊五郡。兵馬精強。倉庫有蓄。民庶富殷。外則折挫羌胡。內則百姓蒙福。威德流聞。虛心相望。奈道路隔塞。悒悒何已。蒙遣長史奉書所至。深知厚意。今益州有公孫子陽。天水有隗將軍。方蜀漢相攻。權在將軍。舉足左右。便有輕重。

東漢演義評

卷五

望

以此言之。欲相厚。豈有量哉。諸事俱長。史所見將軍所知。王者所興。千載一會。欲遂立桓文輔微國。當勉卒以功業。欲三分鼎足。連衡合從。亦宜以時定。天下未併。吾與爾絕域。非相吞之國。今之議者。必有任鬻教尉佗制七郡之計。王者有分土。無分民。自適已事而已。今以黃金二百斤。賜將軍。授爲涼州。授使宜。輒言。

寶融讀罷。大喜。自璽書一至。河西咸驚。以爲天子明見萬里之外。融卽復遣劉鈞贖書。請京上帝。

臣融竊伏自惟。幸得託先后。未屬蒙恩。爲外戚累世。二

十石。至臣之身復備列位假歷將軍守持一關。以委質
受此厚恩。爾不思報。猶待。舉家。決策。而始。忘。亦可

則易爲辭以納忠。則易爲力。書不足以深達。至誠故遣
開無識。看文。

劉鈞口陳肝膽。自以底裏上露。長無纖介。而璽書盛稱
蜀漢二主。三分鼎足之權。任鄒尉佗之謀。竊自傷痛。臣
融雖無識。猶知利害之際。順逆之分。豈可背真舊之主。
事奸僞之人。廢忠貞之節。爲傾覆之事。棄已成之基。求
無益之利。此三者。雖間狂夫。猶知就。而臣獨何以用心。
謹遣同產弟友詣闕口陳。伏冀親慈俯垂昭鑒。

帝覽書大喜。嘆曰。竇將軍誠有忠心於國也。卽令鈞使回
報。合會進兵。鈞遂拜別上馬而回。行至河西。入見竇融。具

東漢演義評

卷五

五

說前事融深知帝意乃遣使齎書至隴右責焉

書曰

伏惟將軍國富政修。士兵懷附。親遇啟會之際。國家不
利之時。守節不回。承事本朝。後遣伯春。委身於國。無疑
之誠。於斯有效。融等所以欣服高義。願從役於將軍者。
良爲此也。而忿悞之間。改節易圖。君臣分爭。上下接兵。
委成功。造難就。去從義。爲橫謀。百年累之。一朝毀之。豈
不惜乎。始執事者貪功建謀。以至於此。融竊痛之。當今
西州地勢局迫。人離兵散。易以輔人。難以自建。計若失
地勢。了。了。了。了。了。
路不返。聞道猶迷。不南合于陽。則北入文伯耳。夫負虛

交而易強禦恃遠救而輕近敵未有見其利也融聞智者
不危衆以舉事仁者不違義以要功今以小敵大於衆何
如棄于微功於義何如且初事本朝稽首北面忠臣節也
及遣伯春垂自起兵以來轉相攻擊城郭皆爲邱墟生人
轉於溝壑今其存者非鋒刃之餘則流亡之孤迄今傷疾
之耻未愈哭泣之聲尚聞幸賴天運少還而大將軍復重
於難是使積疴不得遂瘳委宛痛北勿孤將復流離其爲悲痛尤足
愍傷言之可爲酸鼻聞之頓惕寒心庸人且猶不忍况仁
者乎融聞爲忠甚易得宜實難憂人太過以德取怨知且
以言獲罪也區區所獻惟將軍省焉

隗囂覽書讀罷沉吟半晌意不從常自矜已節智每比西
伯之熊其將王元常以爲天下成敗未可知不願專心內
事遂進訊囂曰昔更始西都四方響應天下喁喁謂之太
平一旦敗壞大王幾無所厝今南有子陽北有文伯而欲
牽儒生之說棄千乘之基羈旅危國以求萬全此循覆車
之軌計之不可者也今天水完富士馬精強非收西河上
郡東收三輔之地秦秦舊迹表裏山河元請以一丸泥爲
大王東封函谷關此萬世一時也若計不及此且蓄養士
馬據隘自守曠日持久以待四方之變圖王不成其弊猶
足以翦要之魚不脫於淵神龍失勢與蚯蚓同囂聞言甚

喜卽依元計而行遂遣人入恃然負其險阨欲車制方面
於是游士長者稍稍去之

總評

識時勢者呼爲俊傑若隗囂者可謂明于料已而暗于
相人者矣師心自用豪傑解體卽有山河之險何足恃
哉

東漢義演評

卷五

四



